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雅正卷十九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　敏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鈴

校對官編修臣王汝嘉

謄録監生臣鄧士品

古文雅正卷九

禮部侍郎蔡世遠編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

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

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

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入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

田自占數十項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來諭諶諶甚怒名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駡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

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

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段公忠義明決叙得懔懔有生氣文筆酷似子長歐蘇亦未易得此古峭也○先敘十七人而後見晞事似太爽快近危道公葢知晞可與言者又不如此而先見晞恐不足以彌之然公是時義激于中生死總不計及不然笏擊逆泚豈自分不死耶

唐陸文通先生墓表

柳宗元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以其師友天水啖助泊趙

匪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惎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聖人為主以堯舜為的苞羅旁魄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

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阼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

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作春秋陸氏葢知此意以求其道法之原非若他家莫得而本者也此文醇深峻整雖西京藝文志殆不是過○文通字元冲本名淳避憲宗諱賜今名所著春秋三種兼採啖趙時益以己見啖趙之専家久不孤行其所存者恃此而已○解春秋者三傳之外有唐三傳啖助趙匡陸淳

三家是也始能繹經而不專信傳最得春秋體要宋程伊川胡康侯劉原父最善余尤喜原父之說宋末家氏鉉翁亦明快宜為文信國所心賞之人

送澥序　　柳宗元

人咸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為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部郎則加稠焉又觀宗中

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自吾為縣人居南鄉後之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

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柳州一斥之悔過不但文章政事殊絶駸駸乎有道德之氣矣此序意理韻調俱勝可歌可泣也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柳宗元

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名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憎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

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

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𦤺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

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釆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

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

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

此篇當與昌黎答李翊書參看見古人以文章名家皆由苦心力索之功我輩才不逮古人而用物取精

不能及其一二偃然欲以文章自命不亦深可愧哉
顧其自言曰文以明道又曰羽翼乎道則全未全未
觀其自言讀書苦心不過以為作文之資何嘗有探
討服行之功朱子嘗曰聖學失傳天下之士徒以文
章為事業余更曰天下之士徒以文章為道術也蓋
漢唐五代之際人不知道傑者猶復不免程朱以後
而道始明知讀其書者便知其體段但不能加克己
力行之功究竟與道無與耳然則程朱之功誠不在

禹下深有望於立志者

諫用皇甫鎛程异為相二人以言財賦幸俄得宰相度上書極言不可

裴度

鎛异皆錢穀俗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駭笑况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中外仰給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江西糧料幾至潰亂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繁劇不宜為相臣若不退天下謂臣無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負恩今退既不許

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輿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

晉公為數朝元老以身繫天下安危如郭令公者三十年韓魏公論唐室名臣最宗仰之余初意其恢擴弘遠人也讀其奏疏激切乃爾直欲聲淚俱下

論魏弘簡等疏 時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度上表論之

裴度

臣度言臣聞主聖臣直今旣遇聖主輒爲直臣上答殊私下塞羣望誓除國蠹無以家爲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纂承丕業光啓雄圖方殄頑人之風以立太平之事而逆竪構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亂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鎭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只亂山東禁闈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

等與諸道戎臣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奬用方深有所畏避不敢抵觸臣比猶懷隱忍不願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雷伏料聖君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紀綱潛壞賄賂公行待其貫盈必自顛覆今屬凶徒擾攘宸衷憂軫凡有制命繫於安危痛此奸臣恣其欺罔干亂聖略非止一途又與翰苑近臣結為朋黨陛

下聽其所説則必訪於近臣不知近臣已先計會更唱
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皆是至
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寄之意不輕被奸臣
抑損之心不少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
山東勝負悉不顧矣以臣愚見若朝中奸臣盡去則河
北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奸臣盡在則河朔逆賊雖
平益熾臣伏讀國史知代宗之朝蕃戎侵軼直在畿甸
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壅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乃太

常一博士耳猶抗表歸皐為國除害今臣所任兼總將相豈可坐觀凶邪有噎日月天鑒孔明照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微之與樂天齊名初年直節文章焜耀一代嘐嘐之志甚是不屑末路困于外郡法曹思得高官彼非貪榮者但欲見經濟以展抱負耳不知作相僅三月經濟未見而失身宦官難免正人之議矣即微晉公參劾亦難自解免世之抱負不凡者尚其立定脚根哉

余讀元相傳最爲惋惜屢取與蔡中郎同論以見吾黨出處不可一毫自苟也

復性書下篇

李翺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于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二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

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眂乎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

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韓李並稱韓之外知道者推李氏此篇懇切而出以蕭疎大堪警世○韓上宰相書時年二十八李作復性書年二十九讀此二書似韓鋭於功名李志於道

德要亦隨事而見之文耳然習之稟性較寧澹

祭韓文公文

李翶

孔氏云遠揚朱恣行孟軻距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横兄常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剥不讓儷華闘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學絶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宦罔辭於艱踈奏輒斥去而復還幷黜不改正言亟

聞貞元十二兄佐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余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卧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慼於中欲别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眄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撰兄行下於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斝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

忘

考公于翺籍輩每畜之為弟子二子祭文及詩則以友待之古人所謂師友之間者原有此種要其推崇服教之心已極其至非習之亦不能為此文也○程子辨横渠為表叔非受業者朱子待蔡西山為老友西山則事之為嚴師呂原明與程子年位相埒首以師禮事之觀宋儒淵源亦足見韓李之心各有未虛處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　劉蕡

褐衣小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内謹頓首上言皇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尚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況逢陛下以至德嗣興詢求過闕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所忌時所禁權倖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大體伏惟陛下少加優

容謹昧死以對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終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矣臣所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

業玄宗繼其明至於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矣春秋閽弑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疎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僚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之大政威攝朝廷勢傾海内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奸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矣臣謹按

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皇儲未建郊祀未修威柄凌夷藩臣跋扈首亂者以安君為名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典刑不由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而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

之者以其君漏言夫上漏其情則下未敢盡意上洩其事則下莫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詞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陛下既忽而不用必洩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低回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名當世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

之謀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則可以虔奉
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旰食之憂昔秦之亡也
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姦臣畏死而害
上微弱則強臣竊權而震主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
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
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臣聞國君之所以尊
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百姓者
陛下之赤子宜令慈仁者親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

如師之教導焉今或不然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
吏名致賓客因其貲賄以氣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
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
節而有奸欺之罪加以國權兵柄專於左右貪臣聚歛
以固寵奸吏因緣而弁法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即不幸
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
眉黃巾不獨生于漢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
日而葵丘之會特以日著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

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由兵農勢異中外法殊也臣聞古也因井田而制軍賦間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畧洎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省臺軍衛文武參掌居閒歲則櫜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

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請大將不舉兵事止於養勲封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内臣之職首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閭里羈紲藩臣干凌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

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强無踰檢之患矣臣聞晁錯為漢畫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今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人生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謹對

制策漢推董江都唐推劉蕡宋推文信國玆篇忠忱憤氣噴薄而出又兼鮑司隸言王氏一疏胡澹菴言

王倫一疏而有之䰟力洶堪萬古○因原策太長節之以便誦讀要其精處已盡于此

答問兵勢　　張巡

今與賊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為戰不亦可乎

睢陽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

人問其故公對云云然所云兵識將意將識士情雖三代仁義節制之師不出是道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夐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傜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

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腷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濶而莫為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洌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鷙鳥休巢征馬踟蹰繒纊無温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强胡憑凌殺

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絶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暴骨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冪冪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

玁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没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睊睊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凄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

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

若徒以錘字鍊響見長六朝以來儘可充棟説得大有關係驚心動魄使秦皇漢武見之民命其有瘳乎○孟子云善戰者服上刑此文可作注脚悲痛之聲徹於萬古

禮樂志論 新唐書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虚名古者宫室車輿以爲居衣裳

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

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宫車服器一切用秦舊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逺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虚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

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具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昏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傅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元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

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大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黄門侍郎劉祥道許圉師太子賔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會事既施行議者皆以為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

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𤣥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縚為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喦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禮記不刋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鋭及太常博士施

敬本撰述歴年未就而鋭卒蕭嵩代鋭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涇考次歴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爲郊祀録十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公肅又録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彦威爲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三公士民婚

祭喪葬之禮爲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爲虛名也哉

原本洞徹叙次明整學識筆力兩擅其勝余家居十年嘗私纂爲通行之禮行之一族與同志共勉之後見高安朱可亭先生儀禮節畧一書廣大精詳歎爲化民成俗之助殊自愧淺陋不敢以示人夫禮者先

王所以防未萌之欲故横渠張子為以禮教人名為有志於學而不能由禮是猶學農而不執耒耜也簡易可行情理允協是所望于復古者

食貨志論　　新唐書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

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食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葢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

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租庸調府兵之法北魏宇文周時頗已施行特至唐初而制度方備耳余嘗謂商鞅之罷井田楊炎之定兩稅一變而不可復因變法者之過亦世變使然也酌行限田之制量減養兵之費勤卹時閑簡任賢司牧以涖之亦庶乎其可矣

藝文志論　　新唐書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

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于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謬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

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種七畧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于開元其著録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恠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

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逺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今著于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葢五六也可不惜哉

作藝文志論非論學術也故以含蓄委折之筆出之然上下數千百年原委明而尊尚亦正

古文雅正卷十

禮部侍郎蔡世遠編

平邊策　　　　王朴

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術當失之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内遠者叛於外小不制而至於僭大不制而至於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

其閒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材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為之閒諜知彼山川者願為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

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强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為内臣岷蜀可

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竝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惟幷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强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羣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於不達大體不合機宜惟陛下寛之

五代惟世宗爲第一賢君使假之年削平諸國必矣削平諸國之後其規模豈隋文等比哉王朴此篇天

下大勢了了亦與淮陰漢中之言孔明隆中之對相似上半說治國規模尤為深知治體者王景略一流也

一行傳論　五代史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

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凡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

之禄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茍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

不敢沒而其畧可録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得太史公之神髓可以闡幽可以勵俗先君子極喜誦此篇讀之猶感愴有餘思也

伶官傳論　　五代史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

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還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

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于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唐莊宗自平梁以前英雄倜儻所向無前一小太宗也後來狼狽乃如是逸豫之中人也殆哉世有半生勤勞得第居官後因利心勝逸心萌不旋踵而凌替

者多矣況子孫以逸豫承之有不速壊乎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正堪痛心刻骨○子長論贊文多短簡或論其一二軼事或感慨數語孟堅則是非不苟直下斷制語矣自是以後摹倣二家確守繩墨惟歐公論贊忠君愛國之心形于筆墨欲使人主有所規戒後世有所勸懲其文之短長不拘因此可覘其品識

馮道傳論　　五代史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

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嘗有其人而不得見也凝家青徐之閒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

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取一絶無恥者與極節烈者同論不加點竄自然成

文此等最有關于風教○馮道先事燕猶爲君臣之分未定也後歸唐相明宗明宗爲五季賢主道之進規猶有大臣風度使其遂死豈不爲五季名臣哉在郭崇韜安重誨之上矣老而不死遂無恥至此

職方考論　　五代史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

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為十道而其勢未分旣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為方鎭鎭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為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兹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鎭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别為十一南有吳浙荊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

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為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為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為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為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秦鳳

階成瀛漠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畧也其餘外屬者彊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于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

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極綮碎敘得極簡明故曰馬班以後諸史不但學識無歐公比即文墨亦當推第一○孟堅諸侯王表序多襲子長原文此則效其體製而變化出之

仁宗紀贊　宋史

贊曰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

或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絁宮中夜飢思膳燒羊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須大辟疑者皆令上讞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用辟乎至於夏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

之士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于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漢文帝宋仁宗三代以下所首推者論贊亦酷效孟堅漢文贊

富弼文彦博傳贊　　宋史

論曰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

餘足𦆵當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文彦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直忠亮臨事果斷皆有大臣之風又皆享髙爵於承平之秋至和之末共定大計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豐而降弼彦博相繼以老憸人無忌善類淪胥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豈不信然哉

宋初三朝宰相朱子推李文靖爲第一然二呂二王文正皆賢相也仁宗朝政府名賢推韓范富歐陽然范歐僅爲參政未作平章推四賢相其韓富杜文乎杜文人物稍不及韓范富歐然賢相則一論贊凝重得體末一段說得賢人關係國運尤傷感于紹述以後也

諫垣存藁序

韓　琦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

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為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諍之難蓋知體得宜為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居

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玆所以報陛下知而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爲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寛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垣實前自爲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

之德也袞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于是存而録之離為上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于家竊思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虚懐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云時慶歴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昔王文正公曽最喜公疏曰他如希文亦未免近名

今讀公自序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范希文所同特范公氣稍勝耳韓公不賣直取名而又曰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憤激者當知所取裁庸懦者亦無所藉口矣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

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檝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

空晧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前半設局造句猶是文人手筆末段直達胸臆非文

正公不足以當之○或問史臣吕本中及朱文公皆以文正公為宋朝人物第一何也曰魏公大矣而本領微不及温公誠矣而規局微不及堯舜君民之念無日不存于中心事如白日青天公誠絶倫超羣也

胡先生墓表　　歐陽修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後為泰州如皐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遵師道

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為學舍禮

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宫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

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歳餘爲光禄寺丞國子監直講乃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

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

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銘表推歐公擅長諸大臣銘表如王文正公范文正

公等篇以太長故不入選蘇子美梅聖俞等篇文情

絶佳又無甚關係此篇賛胡公處只跌宕數處而胡

公身分已見○篇中如使誠明者達誠明矣豈猶有

未達者使生于張程理學大明之後必不肯如此下

語

徂徠先生墓誌銘

歐陽修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于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

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

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為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頌

以褒貶大臣分别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
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
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閑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嘗
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
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為文章曰某集者若
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説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
後可以有為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為一世
監也其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

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

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大學通州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

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毛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石守道正孔子之所謂狂也信道篤而議論發皇下之可以成就人材上之可以裨補朝廷亦其停蓄不深涵養未至故動多齟齬仁宗爲有宋極盛之世猶

多謗焰嗚呼難哉歐公極力推尊文筆健暢讀之能令頑廉懦立○胡安定孫明復石守道李太伯皆范文正公所奬借成就者嘗延與其子純仁同學而守道乃明復之門人也程子又安定之門人也余嘗謂宋學將興之際有范文正公以為宗主及諸儒輩出之時有吕正獻公為之薦揚葢周程張邵正獻公皆嘗薦之于朝者也學術之興人才之茂必由于為大臣者有知人之特識有好善之盛心其關係也如此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葢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禄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

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

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

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

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

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吴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頼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

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竝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十有五日男修表

忠孝之文起人歌泣余每讀出師表及瀧岡阡表未嘗不涕涔涔下也

袁州學記　　李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

有屈力殫慮祇順德音有假官借師茍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宫闕狀大懼人才放失儒效闊疎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狹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竝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於

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
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
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
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
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
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
神爾袁得聖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禪
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爲子

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夫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歐曽王學記叙三代之學甚詳此獨㸃明一筆從忠孝大節發明朱子謂其從大處起議論者也而詞旨嚴鍊鋒鍔迫人有振衣千仞之槩比歐曽王應突過之○按撣玉篇他甘他紺二切周禮有撣人掌誦王志